编号：1031

炉果渣

作者：王智君

在那个贫穷年代，供销社太有诱惑力了。因为每个村只有一家，里面吃的、用的齐全。

可是，村民兜里没钱，进去真正买东西的人少，闻味的人多。

供销社恰似摆在村中的一只偌大香水瓶，飘荡出醉人味道能满足各种需求的人群。

男人闻到的是酒香味，女人闻到的是雪花膏味，孩子闻到的是糕点和糖果味。

由此说来，大人向往着它，孩子们更是奔它使劲。

去供销社，我只能牵着妈妈的衣襟跟着。

有大人领着，那个戴前进帽的供销社经理就不会撂下脸子，否则，他会恶狠狠地说：“小孩不买东西，到外面玩去。”

这还是比较客气的驱赶，赶上他心情不好，会“鸡头白脸”地喊：“赶紧给我滚犊子！”

供销社是村里唯一的大砖房，双开大门，大玻璃窗，里面摆放一圈玻璃柜台。

把东头的柜里净是好吃的糕点，有炉果、槽子糕、长白糕、光头、牛样子……

紧挨着是木制咸盐箱子、酱油坛子，再往下一趟的柜台里摆放着铅笔、书本、文具，把西头是布匹、鞋帽、棉花等等。

妈妈往往直奔咸盐箱子、酱油坛子那去，买几斤咸盐，装一瓶酱油了事。

赶上换季的时候，她会直奔西头的柜台，扯几尺平纹布，或给爸爸买双农田鞋。

糕点的香味丝丝缕缕像只无形的小手拽着我的鼻子，我的眼睛一门儿朝那望，一连气咽了好几口口水。

如果赶上要开学，妈妈会给我买几个本和几支三分钱的铅笔，橡皮要花二分钱另买。

有带橡皮的彩色铅笔，因为价格偏贵，妈妈舍不得给我买。

临要走时，妈妈扛不住我“磨叽”，很吝啬的给我五分钱“钢鏰儿”，允许我买两块糖球。

我敢肯定地说，自打我记事儿起，我家没特意买过一回糕点。

爷爷生病了。妈妈起早挎一筐鸡蛋，抄近走庄稼地的毛毛道去公社黑市交易（当时正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）。

傍下午，她才拖着虚弱的身子来家，我一看，她的花布衫让汗打个响透。

妈妈甚至没顾上擦一把汗，领我去供销社给爷爷秤了一包炉果。

盯着浸油的黄纸包，我急得一会儿冲妈妈挤眉弄眼儿，一会不自然地挠挠头皮儿。

半道妈妈很抠门儿的从黄纸包里掏出两小块长方形的炉果。

我把炉果拿在手上，乐得一蹦多高，眨眼就脱离了妈妈的视线——没影了。

我跑到房前的稻草垛，偎个窝坐在里面。

我抓把草蹭蹭手，拿出炉果左看右看舍不得吃。实在馋大劲儿了，一狠心咬了一口——哇！酥酥的，甜甜的，喷喷香。

不料，一块炉果渣掉进了草缝里，我好心疼，怪罪自己，咬炉果的时候咋不知道用手接着点下巴？那样，炉果渣就掉到手掌里，绝不会淹没在草棍儿中。

我像大公鸡刨食那样，撅腚扒拉开稻草，仔细找那块炉果渣，可是，无论我咋找，也没有找到。

我沮丧地抬起头，忽然发现，面前已经围了好几个玩伴，有东院的小梅，后趟街的招弟，还有前趟街的狗剩子。

狗剩子是有名的淘气包，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，他的坏心眼儿最多，还好欺负我。这会儿，他可能看到我手里掐着好吃的，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。

小梅明知故问起来：“你手里拿的那是啥呀？”

招弟则往前一步，向我献殷勤：“今个我就和你玩，啊。”

我立刻想起，招弟的二叔在城里上班，今年春节前，她二叔回来拿了好多好吃的。她拿几块糖出来，其中就有那种冒凉风的。

那天，我在一旁看得直淌哈喇子，而她却无动于衷，这还不算，她故意把手里的糖举到我眼前晃悠一下，马上又收回了，这不是瞪眼馋我吗。

狗剩子更不是东西，过年的时候，他偷过我家的馒头。

想来想去，就是小梅够意思，她家的山东亲戚过年邮来一小口袋儿花生。

那花生一炒，香了半趟街。等她出来玩时，特意给我抓了半小把。

想到这，我抓起小梅的胳膊就跑，我俩拐了几个弯，穿过两道障子，把狗剩子和招弟他们甩没影了。

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和小梅钻进壕沟边的树林里，还没等把气喘匀乎，我就把手里那一整块炉果掰了一半，理直气壮的递给了小梅。

小梅胆怯的伸出小手，我把半块炉果往她手心一摁。

她一双毛茸茸的大眼睛，流露出惊喜的神情！我说：“吃吧，我吃过了，嘎嘎好吃。”

小梅微微张开小嘴，轻轻咬了一小口炉果，突然，她转身就往家的方向跑。

她这一跑，把我跑懵了，我以为她怕我反悔，躲避我要回那半块炉果。

我一瞪眼，冲着她的背影喊：“我不会拉屎往回坐的！”

第二天，我见到了小梅，问她：“为啥拿到好吃的就跑？是不是怕我给完东西变卦？”

小梅红着脸蛋说：“不是，我怕我把持不住，把好东西都吃了。我跑回家，把剩下的炉果分给我小弟吃了。”

我舒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原来是这样啊，你这个当姐姐的，不说了，难怪你妈总夸你懂事。”

这个时候，我想起昨天在草垛吃炉果时，掉下一块渣的事儿，于是，我把这事儿当小梅说了，说的时候我还有意夸大，本来掉的炉果渣有黄豆粒那么大，我却说有小手指盖那么大。

小梅看着我，喃喃地说：“你真败家，还不赶紧去找！真让人心疼。”

我和小梅跑到我家草垛那，我指认炉果渣掉的大致方位，小梅仔细扒拉稻草，我把她扒拉过的稻草抱到一旁。

一堆儿稻草扒拉完了，湿乎的地皮儿都露了出来，然而，那块炉果渣依然不见踪影。

小梅累得满脸是汗，她责怪我：“你抱草的时候细心点，那样有可能找到。”

我失去了信心，一扬手：“得了，不找了，累死人了。等我长大了，你给我当媳妇，我挣了钱，多买好吃的，让你吃个够。”

小梅一紧鼻子说：“你这么败家，谁给你当媳妇，美的你。”

果不其然，等到我和小梅都长大的时候，她做了别人的新娘，原因不是我败家，而是农村的苦日子还没有熬到头。

为了能给弟弟娶上媳妇，小梅与一个有妹妹的男子换了亲。她嫁给那个男子，那个男子的妹妹嫁给了她弟弟。

改革开放后，我跟随第一波农民工进城打拼，并且在城里站稳了脚跟儿。

然而，每当回乡下，我总要打听小梅的情况，时间宽裕的时候，也去她家串个门儿。

起初，小梅和丈夫精心耕种自家的30多亩承包田，没几年，他们又外包了一大片耕地，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田大户。

去年回乡下的时候，村里人告诉我，小梅干大了——在村里开了一家大超市，大得超过了以前的供销社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好惊喜，特意去看了看。

大超市是一座三层小楼，大玻璃窗，大理石贴面，宽敞、亮堂。

一个老乡说，小梅买下了原来的供销社，把它扒了，原址重建的。

超市一楼经营农资；二是大小百货；三楼竟然开起了书店，还配有阅览室。

小梅胖了，漂亮了，也更会打扮了，与城里人没啥两样。她把我让到三楼阅览室，还给我倒上一杯茶水：“我们这是农村，咋也比不上你们城里。”

我说：“拉倒吧，你都成大老板了，还低调呢。”

寒暄一阵，我对小梅说：“如果农村改革开放早些年，我一定娶你，咱们应该是一家人！”

想不到，小梅一撇嘴，说：“人哪，就是不知足，如果赶不上改革开放，这会儿咱们八成还要饭呢！”